

顧杏卿著

歐戰工作回憶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顧杏卿著

歐戰工作回憶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三版

(917817)

歐戰工作回憶錄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附費

著者 顧 杏 卿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滕來全)

朱序

歐戰工作回憶錄，顧杏卿先生述其經過之作也。當歐戰時，顧先生率工人數千人，冒鋒鏑，親畚鍤，奔走往來，艱危若履虎尾，而未嘗卻步，使遠方之人知我中華民族，堅忍自重，不辭勞瘁，固已駕邁白種人而上之；而敵愾敵怨之心，同乎協約諸國，爲正義人道，蹈百死而不辭者，益足以使人聞風興起也。歲月轉移，大戰之迹，不復可尋，當時攻守轉運之事，亦罕有人道之者，事過則境遷，忽忽使如隔世。顧先生乃一一舉其身之所歷，以成斯篇，信夫用意之勤，讀者勿徒以爲談助之資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寶山朱經農序

潘序

同學顧杏卿君以其親身之經歷，著成「歐戰工作回憶錄」余快讀一過，覺其事實之真切，文筆之生動，實不可多得之作也。

顧君於一九一七年春，歐洲大戰方酣之際，應聘英法在華招請之譯員，隨同華工十餘萬出國，轉輾數國，親歷艱險，發揚我中華民族之精神，增高我國國際上之地位，此不特個人之榮，亦國家民族之榮也。

故此書不僅可作遊記讀，且可激勵我民族之精神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吳興潘公展序

自序

余幼時，耳食海外文明，羨慕久矣，且嘗見同胞出國求學，不絕於途，益動我遠遊壯志，然爲增遇所困，惟有咨嗟歎息而已。詎知天下事有出人意料者，值一九一七年春，歐戰方殷，英法兩國，忽在我華招募華工，並廣聘譯員，余聞之，不禁色然喜曰：時哉不可失！余之遠遊機會至矣！乃毅然應聘，隨十餘萬華工出國，途經日本、坎拿大之溫哥華、落磯山、大西洋而至法蘭西、比利時。迨抵目的地，始知此次英法招募華工，實爲參戰之故，既已深入虎穴，生死即置度外。雖中途備受魚雷潛艇之恐怖，前線屢遭空軍之襲擊，日處槍林彈雨中，驚心動魄，安之若素，卒至化險爲夷，竟慶生還，此足以自慰者也。古人有云：有志者事竟成，余於此行而益信。環顧前後，出國爲時數載，而此數載之中，最足以昭告國人之爲吾十餘萬華工，雖祖國涉重洋，冒鋒鏑，歷艱險，出死入生，參加歐洲大戰，以博無上之榮譽，此實爲吾國外交上一頁光榮史也。然觀夫歐戰之殘酷，將使人民無噍類，又深懷乎佳兵不祥，嗚呼！科

歐戰工作回憶錄

二

學愈進步，人類愈不幸，是則深可慨焉！用是不揣謏陋，追溯既往，爰成「歐戰工作回憶錄」幸海內讀者，有以教正之。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顧杏卿序於銷江

目次

一 遠別祖國·····	一
二 道經日本·····	四
三 赴坎途中·····	五
四 坎境一瞥·····	六
五 大西洋中之脫險·····	一〇
六 駐英福克斯登·····	一四
七 抵法老愛兒·····	一六
八 駐比怕勃倫基城·····	二一
九 大戰中之摩托車·····	二四

- 一〇 戰地生活……………二五
- 一一 大戰中之飛機……………二八
- 一二 戰地見聞……………三〇
- 一三 大戰中之民衆……………三四
- 一四 軍官與華工……………三五
- 一五 舌人情操……………三八
- 一六 死裏逃生……………四〇
- 一七 砲轟機炸……………四三
- 一八 華工勞績……………四六
- 一九 戰地青年會……………四八
- 二〇 愛國熱忱……………五〇
- 二一 可歌可泣……………五二

二二	華工醜事	五四
二三	民間交際	五六
二四	休戰日之狂歡	五八
二五	德國致敗之由	五九
二六	華工榮譽	六一
二七	軍犬尋屍	六四
二八	歸途遭遇	六六
二九	天倫之樂	六八
三〇	歐戰雜感	六九

歐戰工作回憶錄

一 遠別祖國

一九一七年春，余因體弱養病於華北，既不能攻讀，又不能服務，心靈上頓感痛苦，某日忽聞英公使署有徵聘華工譯員之舉，余認為出國漫遊之絕好機會臨矣。於是毅然應聘，雖體弱如故，亦不遑顧及。

余既應聘赴法，數日內即須成行，故亟亟整理行裝，從事遠征，並於啓行前一日，赴各友處告辭，而至友之來余寓訪別者，愬勉備至，使余感激莫名。教會會長英人史培志之以「自由」「正義」「和平」勉余為服務宗旨，實為確切不移之座右銘。至友周菊人君，以「少年須具冒險精神，方可建功立業」相勗，尤使余感動不置。是夜，念鄰室徐林二友處，尙未得聞一往，擬作最後之告別，然彼

等皆入睡鄉，悵然而返。獨坐斗室，萬籟無聲，往事前程，縈繞腦際，酣夢未成，東方已白，起身盥洗，略進早點，赴站候車，同行者已先後蒞站，送行之人，擁滿月臺，於晨光熹微中，揮巾不已，有無限惜別之情，其中有一老人，淚涔涔下，雙目紅腫，睹此情狀，誠令人心酸不已。人生於普通之離別，已足使柔腸九轉，而況遠別祖國，赴萬里重洋之外乎？

是日啓行，按預定路程，先往濟南，再轉青島搭輪放洋，余等至濟南時，已日暮，乃投宿逆旅。翌晨，方乘膠濟車行，其時膠濟鐵路，大權操諸日人，在站購票及乘車時，均係日人指揮。所有旅客一列隊，依次前進，秩序井然。迨余等車抵青島，已有多數華工，先余輩而至。聞此輩華工，每日從事操練，以備送往法境戰線服務，余聞而愕然者久之。

下車後至待發所，見有工人數千，在場操練，英人教以簡單之步伐，聞彼等抵所時，須先沐浴，然後經醫生檢查體格，有無肺癆花柳及沙眼等傳染病，不合格者，給資遣回，其查驗合格者，改換服裝，簽訂合同，編列號碼，留待出發。翌晨（四月六日）五時，余見英方官員，正在發給津貼及衣帽等物，汗流浹背，倍覺忙碌。（依照普通規定，華工一人，除在中國每月付十元給其家屬為贍養費，及在法

日子一法郎工資外，上船時又各給二十元津貼。所有華工衣服食物等件概由雇主發給。分發事畢，卽命排成列隊，以便出發，每四百人一大排，排長以在中國各商埠回國投效之商人或教士充之。臨行時，所中職員，醴資備多量爆竹燃放，用以表示歡送遠別同胞之意。是時工人亦全體新裝，盡立致謝，且均喜形於色，抱有乘長風破萬里浪之氣概焉。余在同儕中年最幼，時尙未滿二十，參此壯遊，頗足自豪。第因同輪者思家情熱，亦不禁頓生別離家國之感。然轉念此行大可增加識見，方慶幸之不暇，何鬱鬱以自苦，乃以此旨互相告勉，同往者精神爲之一振。

二 道經日本

十七日晨，船始啓碇，風平浪靜，如履平地。十九日晨，抵日之長崎。解纜停船，卽有日醫官登船檢查，二十一晚九時，船又開行，工人中長於音樂者頗衆，故途中管絃雜奏，頗不岑寂。二十三日下午一時，抵日之橫濱，余上岸一遊，街道整潔，店鋪林立，書肆尤多，所有店員，十九皆女子，來往車輛，除電車外，以人力車爲多，車夫休息時，皆讀報紙，由此可知日本教育之普及。當時日本雖已加入歐戰，究與戰地距離遙遠，故國內仍安靜異常，毫不受戰事之影響。

二十四日晚，船又起碇，翌晨風浪驟作，船身搖撼特甚，致睡鋪前後傾欹，左右轉側，日爲之眩，頭爲之暈，且氣候暴冷，更使身體不適，飲食莫能進。航行之苦，實難忍受，故同行者有云：「設余一旦返故鄉，誓必終身蟄居鄉里以事耕種，優遊歲月，決不慕此虛榮，而受此無謂痛苦。」余聞之不禁噫然失笑。

三 赴坎途中

舟行十九日（五月六日）船主云：此去離「坎拿大」Vancouver 埠，祇有數日矣，苟能風平浪靜，則又減少一日行程，余等正苦舟行日長，聞之皆怡然自樂，蓋衆人企望登岸之心，十分急切。舟行又一日餘，遙望羣鳥飛旋空際，蓋離岸已不遠矣。衆皆喜悅，不可言狀。

五月七八兩日，天空忽起大霧，雖伸手可見五指，但三尺以外，已無法辨認，因此舟行極緩，每隔二分鐘，必鳴笛一次，以防與他船互撞，霧之大，爲余有生以來所僅見。如是者一日半，霧始消失，浪靜風平，余等至此，精神一爽。數日不思飲食之余，亦覺飢腸轆轤，乃狂啖午餐以果腹。翌晨舉目遙望，高山隱現，詢諸船役，則謂離岸已近，數小時水程可達，余聞之不禁雀躍。

四 坎境一瞥

五月九日晨，乃安抵「溫哥華」，計海行已二十餘日。余輩在舟中，但見黯淡之蒼天，與澎湃之怒潮而已。迨登彼岸，衷心安慰，無可言喻。余見舟已傍岸，乃與美人馬君，共雇汽車遊覽該處，馬君年雖七十餘，仍在船上服役爲醫，精神矍鑠，實爲常人所不及。

溫城商業繁茂，爲坎拿大鐵道之終點，由此海口航行，可以直達中國、日本及澳大利亞，數十年前，荒無人煙，今則崇樓層疊，船舶雲集。一躍而爲坎拿大西岸之第一良港，稱最重要之新興市場。該處街道平整可觀，交通則有電車、汽車。汽車之多，不下於吾國之人力車，電車座位不分等級，穩妥舒適。店鋪林立，有所謂五分、一角及一角五分店鋪者，卽鋪中所售各種物件，至賤者五分，而最貴者則一角五分也。價目雖賤，然日用之物，應有儘有，在吾國尙未有與此相類之店鋪。然在「坎拿大」全國共有七十所，在英國共有六十處，店員均爲妙齡女子，人往購物，彼必道謝。遊覽時曾往郵局寄信，

見有禁止吐痰通告一紙，違者須罰金五十元，夫隨地吐痰，吾國人向不注意，彼國禁止極嚴，吐痰之害，於此可見。馬君於該地最熟悉，乃導余往遊斯丹來公園（Stanley Park），園地甚大，長寬各二英里，園中樹林甚密，松柏尤茂，天然勝境也。

遊園後往咖啡店飲茶，侍者爲一妙齡女郎，見余飲時，格格作捧腹笑，余詢何故，則曰朱古律糖亦飲料之一也。蓋是時，余命取咖啡茶後，再命取朱古律糖故。余蓋初涉重洋，履此異地，宜乎不識茶之種種名稱，此猶外人在我國茶館，既飲紅茶，又需要淡茶相彷彿云。

余與馬君飲畢出外遊覽時，途遇僑胞數人，均廣東籍。彼等見余爲同胞，如舊相識然，又知余乃初蒞該地者，特趨前與余握手，並以國語詢余曰：君是否赴法參與華工翻譯職務者？余曰然，並詢彼曰：君等何能先知？曰頃聞傍岸之船，聞載有華工甚多，君既似初來者，諒搭是船至此無疑。且此船不載其他旅客，故能知君之行蹤也。僑胞言語之間，除屢露赴法之不利外，更詳述經大西洋而赴法途中之種種危險，余固初出國者，身臨異地而聆此危言，心頗忐忑不安，然細察華僑行爲，實係君子者流，所說似可深信；但余既立志赴法，一切利害皆不之顧，祇求赴目的地耳。

翌晨即見三千餘華工，由英兵率領登岸，改乘特備之專車進發，以期早達目的地。第聞此地定例，凡華工入境，須納人頭稅，計每人卅金五百元，茲則英政府早已與葡政府商定臨時辦法，即華工之赴法，路過葡境時，免除繳納人頭稅，而以華工不能自由登岸為條件，故船傍溫岸，華工一律伏居船中，不得上岸。迨專車至，始由負管理責任之英兵，督率上車，其車廂兩端，均有英兵看守，是以在車華工，仍不能在車中隨意往來。隨車之英醫，每晨巡視車廂各一次，查察華工是否患有疾病，然每日巡查所得，華工患有胃病者甚多，斷為缺少運動所致，但余以為處此囚車式之火車中，亦所難免耳。余在車上所有飲食起居，尚稱滿意，晨間為余治疑具者，乃一黑人，其面貌一如爐炭，靛黑，余初見時，以為若人之污穢，至斯而極，然細察之，亦甚清潔。不過皮膚特別黧黑耳。

余等所乘之車，為英政府所特備者，車行一星期，除車頭加煤進水外，從未一靠任何車站，不然沿途各地風土人情，與夫習俗慣例，正可增余識見不鮮。茲則曇花一現，等於過眼煙雲，即有所見，亦不過若干特異之點，映於眼簾已耳。途中一路風景絕佳，令人欣賞不已。回憶幼年讀書時，地理教授曾問余「落磯山」何在？余瞠目不知所答，今在車中忽見巍然陳列於我眼簾者，正名聞世界之大

「落磯山」也。是山遠望，但見滿山積雪，恍似一片白銀世界，「嶺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此地有焉。時在夏季，有此奇異之雪景，頗覺洋洋可觀。據熟悉此地情形者言，是山終年積雪，以致毫無生物產生，至山中有無礦質，至今亦尚未有發現者。車行是山之隧道，凡五英里，開爲世界最長之隧道，此隧道之工程，其偉大可知而知矣。又據某英人語余，當開鑿隧道時，以平均計，日必死傷工人三四名，非喪生於大石之墮落中者，卽因呼吸山中之毒氣而致窒息以死者，綜計二年餘之工作期內，工人之無辜犧牲，何可勝數，余聞之悚然。

每站設有飲食店，以便列車到站時，旅客下車購物，（車上無售物者），沿鐵路一帶房屋，純係木製，未見用磚砌者，卽車站辦公室，亦多爲木質，余異而詢之，始悉此地富森林，木材可以隨意取用，不必化費分文也。

五 大西洋中之脫險

五月十八日，車抵坎拿大東岸蒙特利奧（Montreal）城，爲坎拿大工業最繁盛之區，計自溫城車行至此，已五千四百餘英里，稍停，車即開行至海列發克斯（Halifax）。乃舍車登輪。時前線緊急，德國實行其「無限制」潛艇政策，敵人潛艇，出沒無常，海上船隻，奉有英海軍部命令，晚間行駛，一律不許燃火，以避敵艇襲擊。

此次航行大西洋，先有英二等巡洋艦一隻，隨輪護送，待舟離英約有四日水程，英海軍部又派出驅逐雷艇七艘迎護，據同艦之英軍官謂余曰：舟經此處，巡視偶一不慎，輒遭魚雷之險，敵國（英國）爲尊重貴國（指我國）尊嚴，愛護多數華工起見，政府特命海軍部派遣多數軍艦迎送，以資保護。余於感謝之中，寸心實覺惴惴不安也。

迎送余等之軍艦，每小時速力能行三十海里，余等乘船爲商輪，行駛極緩，常見該項軍艦，忽焉

前進，忽焉後退，忽焉後退而又前進，竭衛護之能事。

余等乘船首尾均裝大礮，有英海軍官日夜駐守，並有英軍官若干人，特在船面教授各華工，使用舢舨與救命圈種種方法，用以預防不測，並指授行駛小舢小艇之術，船上所置小艇，均儲乾糧餅乾之類，並囑如遇危險，凡任工頭者，須令工人先行下艇，在此數日內，晚間不可解衣而臥，以防萬一之危險。

某日深夜，余正熟睡，忽爲人聲所驚醒，急詢何事，同室之王君子安云：不必詢問，速起速起！余聆其言，爲之大驚，立由床上一躍而起，擬將置在身旁之救命圈，綑紮身上，時雖夏季，竟寒冷如嚴冬，又在黑暗之中，一時竟不易摸索，余此時恐怖萬狀，不可言喻。余乃於恐怖之黑暗中，徐徐將救命圈置之身上，並奔赴鄰室，以探究竟，所有同人等，均默坐無言，未幾，王君謂我曰：船已拋錨，余聞礮聲已有三次矣。當吾人寂靜無聲時，似聞有礮聲隆隆，然事後詢問經過事實，始知曾有敵國潛水艇之桅杆出現水面，適被英軍官所見，發礮攻之，敵艇始遁去。華工中之膽怯者，往往發生無謂之驚惶與憂慮，余與之所至，時入統艙，與華工輩講解故事，以資娛樂，蓋如此方法，一以自解愁悶，一以勸慰枯寂之

華籍同胞也。

越數日，船長（英人）語余曰：船抵目的地，僅二日行程矣，但船之最危險時期，亦在此數日中，請余轉告華工，自此時至登岸時止，每晚須和衣而睡，及練習小舢舨之行駛術與救命圈之使用法，更有一語，請告彼等特別注意，設一旦船臨險地，務當鎮靜行事，設或鼓噪無常，心神錯亂，雖有急救方法，亦將無從施展，予聞語唯唯，即將此意一一爲之轉達，然余之心房中，此時竟如千萬鞭撻，無一刻安寧也。萬一遇險，亦在意中，念及死之最慘慘者，莫甚於沉溺汪洋之水中。葬身魚腹，家莫聞知，猶以爲乘風破浪正在前途中也。余等於此三日，中朝夕未曾安眠，環顧是時之船長，竟日夜不寐，奮勇從事，西人之勇敢任勞，實予吾人以深刻之認識也。

六月一日，下午六時左右，余船已安抵英之利物浦（Liverpool），埠，行將繫岸時，余爲同事所推舉，特草一英文長函致船長，表示途次駕駛有方，化險爲夷，代表同胞感謝之意，船長得函，異常欣喜，並謂余等曰：予將此函深藏篋中，留作永久紀念，蓋余與貴國人士通函，此實爲破天荒第一遭也。迨船泊已定，余等乃與船長及諸船員，一一握手道別登岸。在余等聯袂登岸時，早有英之士女，前來

歡迎，脫帽狂呼者有之，揚巾吶喊者有之，所以有此盛況者，該地人士自接有三千華工到埠之消息，英政府爲親睦華工起見，與該埠市長等，特先致意於該地人民，行此歡迎盛典。蓋不如此，不足以鼓勵華工之興奮而赴前線工作也。

六 駐英福克斯登 (Folkestone)

同船來此之大隊華工，亦於此歡呼聲中，離舟登岸，並由英政府指派之幹事人員，擔任招待，蓋此次華工之由英赴法，名雖華工，實際上為赴前線服務耳。英軍得此戰關上助力，或可優佔勝勢，彼國政府與該地人民之熱烈歡迎，自屬應有之表示。

翌晨即由利物浦上車，凡途中所經市鎮，輒有英人揚巾狂呼，車行十二小時，乃抵英吉利海峽之福克斯登地方。福克斯登為由英赴法輪埠之一，此地工廠林立，人煙稠密，惟因時受德飛機之蹂躪，市面已呈蕭條之象，英陸軍部在此郊外，建有華工休息之營舍，佔地甚廣，派中校軍官管理其事，並挑選華工數百名，留以擔任一切雜役，車行抵此，即由該管理者指揮招待，並供應一切，凡華工之由英赴法者，即以此地為休息營舍。

余等與衆華工，本擬在此暫宿一宵，即搭輪赴法，奈醫官查驗結果，患有耳腺炎病者，竟有一千

四百名以上之多，被扣而居此者，凡一月有餘，余則因此而得飽覽此地之風景，不可謂非旅途中之眼福也。

此千餘人，在常人之目光，一無患病之徵象，外表與尋常人無異，現被英醫官驗得有疾，可見英醫查驗之嚴密矣。吾人在英，敵人飛機，時由敵境飛至城中，拋投炸彈，其聲如雷，無不驚懼，華工初見飛機，不禁喜甚，昂首仰視，以爲翔翔如鳥，興趣盎然，後經一次之爆炸，始覺危險之堪虞，某日之夜，（時間約在晨間二時），余正熟睡之際，忽聞英軍官叩帳聲甚急，爲之驚醒，並大聲疾呼曰：速起！速起！繼又大呼不可燃火……余驚問何故，英軍官又大聲呼曰：速出！速出事急！無須穿衣，余乃赤足而出，時雖夏季，然此時之風，寒氣冷，一如我國之冬季，余出帳後，卽有同營之隊伍，強曳余至附近樹林中，在黑暗中，詢以何事急急如此，語猶未畢，轟然爆炸聲已至。次晨閱報，方知英人死者七十六人，婦女幼稚之受傷者百七十四人，余輩以急急奔避，未傷毫末，余輩居此危險地者，約一月有餘，每日除操練外，一無所事，余乃利用暇時，閱書報以消遣，報紙所載，除戰事消息外，頗多盜劫與離婚等新聞，洵見戰時社會狀態之紛亂也。

七 抵法老愛兒 (Noailles)

七月七日，爲我國華工與余等離英赴法之第一日，晨間三時，即起身，整理行裝，以備下輪啓行。鐘鳴六下，所有華工，先行整隊下船，余與英軍官等，至九時許，始行下輪，十時許，輪始起碇出口。

輪行四小時，過英海峽，抵法之白龍 (Doulgarno) 爲法西北境重要之大城市，遙望岸上，營幕累累，軍械重重，蓋是地已入軍事重心區域，招募華工原意，本爲分發各工廠充當工人，然以現在情形證之，殆將使我華工，咸臨前線工作也。

抵法後，起岸登車，向華工總分發處事務所報到，惟所乘火車，爲法政府所供給，向皆裝載貨物牛馬，戰時因輸送太忙，載人之客車萬不敷用，乃卽以此項貨車裝運兵士，車中既無燈火，又無椅棧，所供食品，祇有堅硬之餅乾，我華人參與歐戰工作，度困苦生活者，卽以此爲起點，和會之得佔一席之地於日後，或卽種因於是，華工爲祖國爭國格，爲同胞爭光榮，於此可見一斑。沿途每過一站，停頓時

間甚久，以便來往不絕之兵車及載貨車先行，但余輩在車，急切渴望者，即能早時到達目的地，以脫離車上之困苦，然處此軍事運輸繁忙之際，余輩亦莫可如何，誠如法人所謂：「此因戰爭故也。」車行約十二小時，乃抵老愛兒地（No Yeller）是地華工雲集，爲華工之總招待與總事務所所在地。

華工未進營之先，須由所中英軍官點名後，始得魚貫而入。營門外有英國憲兵，持槍守衛，華工不能自由出入，營舍本空地，乃英軍租於法人者，方圓數百畝，四周圍以堅固之鐵網，工人所住者，全係行軍所用帳幕，每一帳幕，約有英尺一丈餘之大，可宿十五人。既抵老愛兒，由帶領華工之英官員，將所帶隊伍，一律交與華工督辦處辦理，而彼等則須前往倫敦一行，投英陸軍部報到。由部考驗其平日旅華之經驗，然後加以陸軍官銜，改穿制服，再返法國。老愛兒，聽候英人華工督辦差遣委用，或派往已經成立之華工隊伍，充當中尉或隊長之職。但道中與華工相處既久，感情較深，一旦分離，頗爲悵然，當握手道別時，彼此多有泣下沾襟者，足見同受患難之人，其精神上之結合本諸天性也。噫！感情之足以動人也如此。

老愛兒位於法國北部索姆河（Somme）之口，法國極小之一村落也。願以地居鐵路沿線之

中心，故爲法北都南往巴黎京城必經之道，且該地與英國遠征第五軍總司令部駐紮之阿不畏兒城（Abbeville）相距僅八法里，軍令之傳達，隊伍之調遣，極形便利。因而華工至法者，須先會集於此，然後分發法比各戰地工作，余輩抵此後，亦受英軍醫之檢查，因英政府對於身體之檢查，極加重視，工人中有患沙眼，耳腺炎，及肺症者，莫不悉被留居醫院，其經檢查及格者，始重行編隊，每隊五百名，由英軍官五人，下士二十人統率，並置譯員一人或二人，又置中國工頭二十人，隊長一員，以陸軍少校或上尉任之，軍官及下士一律戎裝，與軍人無異，惟不備槍耳。

吾儕日擊此狀，不覺如墮五里霧中，蓋余輩初爲工作應募而來，而在祖國並未見有軍官率領工人者，今觀斯狀，引起我人之驚異，自在意中。但我華工同舟來法者，彼此極行親密，形同骨肉，難捨難分。故當局每將同來者，編成一隊，但間有少數，因檢查不及格而被擯棄者，一旦分袂，不勝依依，令人發生生死離別之感，蓋此輩工人，從未遠離本鄉，一旦跋涉重洋，來此海外，咸認爲最可親近者，惟此同伴耳。

英政府在老愛兒地方，爲吾華工，特設大醫院一所，凡華工有患重病，及傳染病，或工作時爲曠

彈炸傷者，均一律送至該院醫治，或休養院中，所有英醫官二十餘人，均曾在吾國行醫，因此對於吾華人患病，頗有經驗，且多通華語，似無軒格不通之虞。

至該院組織，規模宏敞，予戚楊君永貴在該院服務，曾導余週覽全院，內容完備，有開刀室，驗屍所，外科及內科病房，隔離病室，（專為傳染病人所設。）眼科病室及花柳科病室，配藥室，愛克司光線室等等，英人格萊上校（Lieut. Col. G. D. Gray）（前任英國使館醫官）為該院主任，學問淵博，心地慈祥，克盡厥職，頗為人所稱道不置。

該院尚附有瘋人院，（患者約一百餘人）其中大多數因受砲火之驚駭而頓失常態之工人，此外因思家過度，神經錯亂成瘋者，亦不在少數，患者既精神失其常態，故入院監禁一如囚犯，當然無自由可言，總計全院病人，約有三千餘，為數至足驚人。

余與英人華工副督辦波頓少校（Pardon）晤談後，督辦為英人法亞法克上校（Fairfax）即被派至四十九隊服務，該隊工人均與余同舟來法者，故彼等聞之咸來問候，歡欣之狀，莫可言喻，中以山東籍者居多，年齡均在二十與四十之間，有軍人、工匠、伶人、教員等等，而以農夫佔大半，渠等

均未出國門一步，而能抱此大無畏精神，背井離鄉，遠渡重洋，歷此空前未有之危險，來充參戰之華工，究爲何故乎？實爲生計耳！然而吾華工之勇敢，亦足以自豪矣。

余等守候約二星期，隊長始接到上峯出發命令，余乃奉命通知總工頭，轉令各工頭，傳達各工人，各工人聞信之下，莫不喜形於色，靜極思動，人同此情也。

八 駐比伯勃倫基城 (Pomperinghe)

時至深夜，始列隊出發，抵站上車後，車即開行，但開往何地，無一知悉，待車抵目的地，始知爲比之伯勃倫基城，英軍駐紮比境之總司令都在焉。隊長不知營地何在，乃出其所帶之軍令及地圖，翻閱一過，始命全隊一律在站候命，彼與余及一中尉，同乘軍用摩托車，四處尋覓，沿途所見者，全係來往荷槍之軍隊，架礮之礮車，及紅十字救護傷兵車耳，經數小時，始發現空曠營地一方，該地四周，圍有堅固之鐵絲網，前面僅有一大鐵門，可通出入，其中僅有臨時木造軍用廚房一間，餘無他屋，隊長覺得營地後，通知全隊入營，迨全隊開到，先令蓋搭帳幕及置放軍灶，然後分發粗硬之軍用餅乾及乾酪充飢，但各人到此，均覺疲乏不堪，多有不食而睡者矣。是夜月明如晝，仰視天空，所謂「露從今夜白，月自故鄉明」，思家之念，油然而生。然終因疲乏而睡，詎料好夢方酣，忽被門外汽笛聲所驚醒，俄頃，天空間軋軋之聲不絕於耳，仰觀雲際，德飛機三五，盤繞其上，隱約可辨，我方偵敵電光，照耀如

同白日，亟將高射砲，向上轟擊如連珠，然終未獲中一機，余等至是，擬即逃出營門，以避危險，然鐵門緊閉，竟不得出，須臾又聞炸彈之下墜轟炸聲，地面爲之震動，余等更恐怖萬分，但既無路可逃，亦祇有靜待死神之下降已耳。是時之余，亦以昂藏七尺之軀，遭此無謂之犧牲，不免有自來日之壯志，愁思萬種，莫展一籌，亦惟有聽諸天命而已。

敵機既去，余倦極入睡，中夜忽再來襲，又被驚醒，竟夜不得安睡，且拋投炸彈，滿佈恐怖，直至清晨始止，然朝暾既上，不得不起而工作，蓋前方軍士不能一日無糧秣，不能一日缺軍需，而兵士所攜有限，消耗甚易，子彈告竭，即束手待斃，運輸實戰事之命脈。故工作極度緊張，不容稍緩。

次晨，英下士等笑謂余輩曰：爾等昨晚飽受驚慌矣。談笑中似有表示此種遭遇，實不足注意之狀，一若昨晚無事件發生者，余等聞此，精神爲之一振，英軍官見余時，亦談笑自若。

依照華工隊之組織，除留十二人組成一衛生隊，專司營中清潔外，又命十二人爲一巡警隊，維持營中秩序，更派廚司十二人，理髮匠一人，補鞋匠一人，各任其專門工作。即將全隊工人，分成四小隊，每隊有一中尉率領出外工作，並令各人攜帶防毒面具，以備萬一，是日工作之地，乃屯集砲彈之

暗藏所也，所內藏有要塞、野戰、過山各種大小礮彈極夥，輸出輸入，皆以軍用摩托車或軍用火車裝載之，無論何人，禁止在內吸煙，違者軍法從事，蓋防疏忽或致爆炸之虞也。



一九一七年著者攝於比利時

九 大戰中之摩托車

大戰中摩托車之供軍用，爲戰爭時一大利器，實非常人所可意想者，在宣戰後之第一月，交戰各國，用於陣地之各式汽車，殆不下二十五萬輛，戰事開始時，各國政府向民間徵用汽車甚多，其數累有增加，余日常所見摩托車之多，觸目皆是，載礮也，運兵也，輸送軍火，食糧，輜重也，救護傷兵也，隨時隨地所設臨時修理工場之各項器具，亦均由摩托車運輸，摩托車有利於戰爭，由此可知。然其應用尙不止此，蓋我所知者，對於戰事運輸，火車甚屬重要，惟鐵軌一旦被燬，火車即不能於短時間內前進，勢必停頓，貽誤軍機。而汽車道則不然，即使一旦被燬，隨時修繕較易且速，於短時間內，仍可前進無阻，常見英法軍隊一面浩浩蕩蕩前進，而兵工隊在後方仍奮勇從事修繕，未見軍隊因汽車道被燬而停止前進，亦未見因敵人之轟擊而不進也。彼西人之勇敢，自可欽佩，而得摩托車之一大助力，亦一昭彰之事實也。即戰事開始時，德軍攻擊比利時，以至進逼巴黎，亦莫非利用此摩托車以運輸兵械耳，故摩托車對於戰事效用之廣，有如上述。

一〇 戰地生活

華工飲食，每日三次，午餐在野外席地而食，其餘早晚兩餐，均在營中，在外因不便煮飯，故僅食麵包，佐以牛油充飢。

華工之飲食，頗得英人美滿之考慮；因若輩來自我國南北兩地，南人食米，而北人食麵，且華工在家所慣食者，未必盡能得之於法地，故英人所供給之食物，未必全為華工所喜，如最初發給之乳酪，及麥片，華工均不能慣食，後乃改給以乳油及米粉等，以適合華工之生活，若非經英人之考慮周詳，安能得此美滿之飲食哉。

每一工人食糧均有定額，然並不分發各個人，每日由隊長派人向大糧棧領取，交與廚司，依定額每人應得之糧，計肉（羊或牛）四兩，米十兩，麵包十兩，麵粉六兩，蔬菜（馬鈴薯及蔥）八兩，糖一兩，火腿二兩，硬殼油一兩半，乳酪一兩，茶八分之三，鹽四分之一，牛油一兩，（以上均以英兩計算）

由此可知所發食物既夥，亦可適口，至於肉食，常以兔肉代之，嘗係牛羊缺乏之故。

除軍糧外，每人每週得領煙草及紙煙等物，但余不嗜此，持以贈人，至英軍隊中，再另給糖酒

(rum) 一種，俾作戰時增加其精神，與奮其勇敢云云。

英爲一大工業國，故平時食物，多運自海外，至歐戰時因更須供給在比、法之軍隊，於是食物之需要更殷，德人熟知此故，乃採用潛艇政策，暗中封鎖，使食物無可到達英岸，但英人既視食物之接濟爲緊要，於是不惜冒大險，渡重洋，源源載物而歸，生命之喪失，船隻之擊沉，皆置之不顧，工人有時偶感食物之不足，即出怨言，余與同事戴君步雲及繆工頭張君連榮爲之解釋一切，務使各人體恤英人購買食物之艱難困苦也。余經此次工作，而知足食足兵之古訓爲不誣矣。

至我人日常生活中，頗感不自由者，厥爲通信問題，凡寄遞信件，照例無須貼用郵票，果屬便利，然非先經英軍官嚴密檢查，不准置郵，故華文信件須先寄至老愛兒，受檢查後，始准寄往中國，至英文信件，先經本營官員檢閱，方送郵局，再由駐局之英檢閱官，復行查閱核准後，方能發出，信中如載所駐地點，及有關戰情內容者，一概不許寄出，故所書家信，僅能略道寒暄，無關緊要之語，實際情況，

不能吐露隻字，英軍官及軍士信件，亦受同樣之檢查，其目的無非嚴守戰地消息，不使軍情有所洩漏於敵人耳。

我華工同胞，固非軍士可比，但我華工隊因附屬於駐法英國遠征軍之下，爲英輸送隊之一種，故雖不受英軍法之管束，然須服從英軍紀律，工人中設有抗令及侮辱長官者，輕者罰鍰，重者亦須受軍法裁判，甚至有處以死刑者。余嘗聞交戰國軍人，有因違抗長官命令陣陣脫逃而被判槍斃者。余隊中有一工人，因毆打長官，被判死刑，該工人爲二四二二二號，係衛潘漢克地方（Wippenhoeke）用鎗擊中尉漢特案（2/Lieut. Hadley）（此軍官年二十許，善華語，生於吾國）被判死刑，幸邀總司令之特赦，減輕爲五年懲役，按英國軍法裁判，例須隊中長官，先稟告上校，要求批准，再由上校稟呈總部，然後由軍法官三人，赴請求之隊中審判之，審判之前，法官及證人等，依照習俗，均須起立手持基督教之聖經接吻，吻後，各人手持聖經宣誓，藉以表示所作證言，既誠實不欺，判決罪名亦爲公正無私之意，誓畢，開始行其裁判。

一一 大戰中之飛機

余隊駐在伯勃倫基城工作時，敵之偵察飛機，日間則從事偵察及攝影工作，晚間則改以爆炸機，拋擲炸彈，每值皓月當空，敵機輒來侵犯，故當月明星稀皎潔可愛之夜，反增恐怖之心。敵之爆炸機，亦時至倫敦、巴黎各地，投擲巨量炸彈於偉大之建築物，傷亡人口，犧牲財產，難以估計，戰神之星以毀壞物質文明，古今一例。

某晚，敵機正飛空偵察時，某隊有一工人，偶站營幕外，燃火柴以吸煙，詎料此星星之火，適為敵機所見，立即描準投下巨大炸彈，以至全幕工人十四名均受死傷，該工人為個人吸煙而喪性命於俄頃，並危及同幕者生命，若該工人者，亦可為罪魁禍首也已。

每值敵機將到，例用汽笛狂鳴，藉以警報，八月二十七晚，五十九隊隊長得警報後，遙聞機聲，度敵方必有猛烈攻擊，急將營中鐵門大開，大聲疾呼，工人於倉卒間，盡力奔避，不旋踵營內果中彈而

炸，全隊工人幸免於難。而得不死，咸賴該隊長機警營救之功也。

戰器中功用最大，而能發揮最大力量者，莫如飛機，此爲各軍事家所公認，亦爲余在歐戰中，觀察所得者。蓋大戰時之飛機，最能活動，敵方之大砲，敵人之鐵甲車，雖屬戰爭利器，未能常施其威力於戰線之外，惟飛機則不然，遠如法比英各大都市，近如前線後方，不分晝夜，往來飛翔，偵察轟炸，莫以消滅士氣，破壞物力，傷失對方人民戰鬪之志，減少對方士兵戰鬪之力，此外尙有一種最大功用，爲常人所不及知者，爲交戰時作軍隊之眼線是也。因士兵日夜蟄伏壕溝，對方攻擊之由何方而來，吾方應向何方猛攻，對方砲彈之由何地而來，吾方應向何地射放，頗有辨別不清之處，胥藉飛機之報告是賴。故各飛機均備有攝影箱及無線電機，隨時隨地，均可通知作戰軍隊，使有所適從。至於砲隊，若無飛機之偵察報告，必至無從射放，蓋飛機之於砲隊，尤屬重要，因大戰時，必以砲戰爲決勝之戰鬪也，由此觀之，飛機於戰事上之價值，可想而知矣。

一一一 戰地見聞

怕勃倫基爲英在比戰線後方重要之根據地，軍需物品堆積如山，工人衆多，輸送迅速，軍人連續過此，或開往前線作戰，或由戰線歸來休息，不絕於途，余於暇時，信步出遊，偶至比人開設之咖啡店，遇一軍官，彼備述前方戰壕生活，據云：日夜潛伏其中，乘勇敢精神，毅力對敵，雖彈如雨下，毫不膽怯，實早置生命於度外，效死戰場，爲國爭光，男兒之天職也。何懼之有！西人之愛國心理有如此者。

既而又曰：吾人久處壕內，生活艱苦，不易忍受，實爲事實，身污不得沐浴，疲乏又難安睡，日在塵土中過活，因此週身骯髒，食物之難求清潔，亦所難免。倘值大雨，水深腰際，其中痛苦，有難以言語形容者！然吾輩一無沮喪之氣，茹苦含辛，常戲言相投曰：「談笑足增勇毅之戰鬪精神，危懼反足以消滅士卒之壯志。」故我等於戰壕中，置敵方槍砲於不顧，習以爲常，處之泰然，我等每晨必須受長官檢閱，事先須各自修面、刷牙、擦槍、整鈕扣、擦皮鞋、檢閱時間，計約五分鐘。蓋其目的，不外維持清潔，減

少疾病，奉守軍紀，於生命危險之中，猶整飭軍容，以鼓勵生機，保持勇敢，引起同仇敵愾，爲國爭光之心理耳。

工作之暇，余與比、法人民談及戰事，知戰前德人準備作戰計劃，已有數十年，而在聯軍方面尚無大準備，尤以英國爲甚。戰爭之初起，聯軍大敗，幸有英軍之援助，比、法二國得免併吞，其在戰前，敵探滿佈，比、法全境，若輩均用科學方法，精密組織之；迨至開戰後，在戰事方面觀察，更可顯出敵人戰前偵探之效力，蓋敵方輒利用所探得之密報，以達其軍事目標；卽如聯軍之軍力，及其軍隊之移動，彼皆藉探密報，知之甚詳，且在法、比境內時，每於形迹可疑之家庭中，查見無線電報之儀器，均有極巧妙之方法，隱秘於人所不能窺見之處；聞其密報方法，間有用窗戶上之燈光，或開閉窗戶，以暗示敵人，可謂精巧嚴密之至矣。

時隊中有在前線作戰之軍官，每喜以作戰法引爲談資，余又因而聞得一二，轉述於次：

據云：「近世戰爭砲兵佔最重要部份，在戰線上，每次步兵前進，先須用大砲向敵方，剷除敵人之鐵絲網及電網，並毀滅四週佈列之機關槍及大小砲，庶步兵前進無阻；因此，欲佔取敵人之壕溝，

備足軍火，亦屬重要。否則，生命之犧牲，不堪勝言，但步兵之前進，每次僅有數百碼之遙，如若過遠，則被敵方未盡之砲所剷滅；是以在戰術上，欲佔據敵人防地數英里，非一朝一夕所能得，即非經數旬或數月之戰鬪不為功。

最大之砲彈，不能穿達數碼以下之深土，所以在三、四十尺泥土以下，若用木料及三合土，建一堡壘，大砲力量亦即不可及也。是以防守者，雖在敵人砲攻時，竟可安居其中，如飲食，如睡眠，悉如常時，有閒留聲機，藉以娛樂者。

關於敵人具屈強抵抗之決心，有一事足述者，為某日，英國某上校，佔居某地高屋一所，約四十分鐘後，德人之大砲彈，忽落於屋之四週，密如雨下，某上校不勝駭異，急命部下搜覓室內各地窖，發現一更深者，見有德軍人三名，皆居在內，且有一軍官，明知本人生命危險，正用電話指揮砲隊，如何轟擊，彼等瞥見某英軍官，料為重要指揮官員，一見我人（英人）入窖時，彼即起立，態度自若，毫無驚懼，靜待彼最後命運之來臨，其勇敢實可欽佩也。

此外尚有一德軍官，匿於禮拜堂中，而該堂內外，遍埋地雷，設一爆裂，全村之半，立即炸成瓦礫。

之場，幸我人（英人）發見該軍官正在暗中摸索，以備發放，遂舉槍殲之。

至近代之戰爭性，如在廣大之地面作平面戰爭，實為不可能，蓋生命之犧牲，至為浩大也，故在 *Manne* 一戰將終止時，雙方軍隊，均忙於掘壕作戰，以避敵人眼目，當此時也，新式大砲，互相攻擊，惟有泥土足以保護若輩之生命耳。自此次一戰之後，在法及歐東之一部份，由山至海，所防備者，僅為戰壕，雙方軍隊伏於壕內，有如田鼠然，不使敵人窺見，以免危險，「某軍官所言，蓋戰爭之常識也。」

一三二 大戰中之民衆

一般普通民衆，日常戰爭所抱之態度，以缺乏軍事學識，遂無助戰之能力，於是袖手旁觀者有之，遠而避之者有之，徒於戰事勝利時喜形於色，挫折時咨嗟興嘆而已，此均不明近代戰爭性所致，實無可非議也。在大戰期間，常有數百萬軍士，在前線作戰，另有數百萬民衆，在後方從事作戰上需要之各項工作，若輩雖不親臨戰場，然與身臨戰地者無異，何也？蓋開戰後，無論各界，均應間接加入戰線，惟不若軍人爲前方真實之戰鬪也。如農產物之講求增加，利器之準備完全，一切應用物品之充實，以及文字之宣傳，不斷之接濟，凡此種種，皆爲後方之要著；此等工作，與壕溝中繼續不斷之戰鬪相較，雖重要性各有不同，但爲增進戰事上之效力計，則其重要性，無異於直接戰爭也。試以麵包一項而言，每天須烘製數百萬枚，又婦女必日夜縫合沙袋，以備戰壕隨時不測之用，即軍鞋一項，亦須無數男若女爲之修補及趕製，工作亦甚緊張，是以後方民衆，有功於前方戰事，誠非淺鮮，余觀於歐戰一役而益信。

一四 軍官與華工

查我華工隊中之官員，考其來歷，有在吾國傳教之牧師，有在吾國營業之商人，有由軍隊奉調而來者；至若輩待遇華工，以各員性質之優劣，及資格之不同，自有區別；態度從容，和藹慈善，而令人悅服者有之，聲色俱厲，粗暴成性，而一無官員資格者亦有之，以余隊而言，先後官員，共約十餘人，內有一名馬太斯 (Matthews) 者，係來自英軍隊中，曾參戰而受傷多次，今英政府特免其前線軍役，而命其服務於華工隊，以示優異，該軍官對待諸工人，毫無驕色，待人渾厚，溫言慰勉，如工人無力工作時，准予給假休養，羣情愛戴，工人咸稱之曰馬大人。

另有一軍官，生長吾國，善操華語，但暴躁性成，動輒詈罵，倘工人表示無力工作，彼毫不憐惜，必報告隊長，使其受罰，最可笑者，敵機來時，彼即惶懼，首先逃避，匿於溝渠，跪求上帝，寬恕其罪，以保生命。但至翌日，舊態復萌，咒罵如故，殊堪發噱，此人毫無修養，殆未受高等教育使然歟？余隊尚有良善

官員二，一名漢萊孫 (E. J. Harrison) 中尉，彼曾著一書名「日本之戰爭精神」，極爲外人所讚賞，一名少布萊 (C. S. M. Sharpley) 彼曾在上海麥倫書院任童子軍教練長，其父母死於歐浦，葬於上海，彼在工人前，自稱華人，溫和謙恭，絕無傲氣，故工人亦均愛之，如同胞，彼愛華人，一若愛其本國之同胞然，人爲有感情之動物，信然。

至英軍官之良善與否，與華工工作成績之優劣，頗有連帶關係；未有隊官良善，而工作成績不佳者，亦未有隊官不良，而工作仍佳者；某英教會領袖，嘗語余云，余時聞人言，成績不佳之工隊，究其原因，由於不得適宜之官員所致者多，由於隊中稟有不良之工友者，實居少數。然在戰事進行中，所有前線作戰之軍隊，均須勝任之軍官充當之，至在後方指揮華工隊之軍官，已非上乘，故不能得適當之處置也。

對於官員之待遇，在老愛兒地方，貼有大字中文之通告，凡工人或工頭如受不公平之待遇，必須控訴英官員者，得直接稟告督辦，以便處置，督辦亦常派善操華語之英參謀，巡察各隊，秘密詢問工頭及工人，英軍官有無虐待事情，如確有其事，一經查明屬實，即將虐待工人之軍官查辦，或調往

前線作戰，作爲懲罰，因此隊中官員，亦有所警懼，乃不敢擅作威福。夫華工在軍隊生活中，尙受軍法之保障，於此而益知法之足以保障人權矣。

一五 舌人情操

吾華工隊譯員，共約四百餘人，如夏奇峯、蔡善身、楊永經、戴步雲、吳澤湘、沈向高、余光超、毛華樑、陳俊德、何事耕、魏光微、古偉青、趙京甫、劉國光、王琢芝、陳安慈、宋文奎、林逸仁、張榮森等，大多爲年約二、三十歲之青年學生，來自我國各大學校，（如約翰、滬江、南洋、金陵、清華、北大等校）余在法遇有清華學生二名，彼等不願赴美留學，甘願冒險來法，任華工譯員者，實因參加歐戰，爲難得之機會。

軍人服從領袖，日常禮節，異常重視，惟對於譯員則不然，因余輩既非軍人，又非官員，除行晉接普通常禮外，並無軍禮之拘束，故余輩之出入，及遊行散步，或與英官談話，一無麻煩，尙覺自由也。

在華工隊中任譯員，甚非易事，因吾國工人來自各省，語言不一，如奉天、熱河、河北、河南、安徽等處，山東尤以泰安、青州、濟南居多，官員方面，亦來自英之各處，如愛爾蘭（Ireland）、蘇格蘭（Scotland）及偉爾斯（Wales）等地，同屬英人，語音亦不一致，尙有含糊而不清晰者。設置譯員，原使明

瞭雙方言語，免致隔膜，但事實亦有困難之處，各隊中一無華籍官員，因此譯員自居於中國官員之地位，任指導及保護之職，並常爲華工辯護，因華工被審時，持有充分理由而苦不能申述，故得有譯員在旁，代爲據情解釋申辯，務使得公平裁判，以免冤屈，僑工受譯員之護佑，實非淺鮮。

一六 死裏逃生

余隊在法工作，約有三載，然並不常駐一地，各地調動，先後約有十餘次之多，至遷調之原因，有時因處境危險，工人自動要求遷居他處，有時因敵人猛進，英兵後退，不得不遷往後方，以避危險，每次遷營命令，無不突然而來者。軍令一到，立即他遷，且命令之發出，無分晝夜，余憶及一九一八年三月之某晚四句鐘，余等正在酣睡時，忽英軍工團司令之遷營命令到達，祇得立刻起程，列隊出發，乘軍用小火車，向後方退卻，時敵人行將攻入該地，已開不容髮矣。然每次離營之前，無論如何緊急，隊長必命營中衛生隊，將全營場地，掃除一週，務使全場清潔，而後列隊開拔。英人之重視清潔，與整齊嚴肅之精神，亦由此可見一斑。

余隊雖常在戰線後方工作，但距離前線僅有數英里之遙，故敵砲敵機轟炸之危險，隨時可以發生，迄今回憶前情，猶覺不寒而慄。

某日，余隊駐在比境時，正與同事戴君步雲，暢談國事，忽屋頂洞穿，飛下砲彈碎片若干。始知德又用大砲轟擊矣，乃偕向鄰近比國民家地窖中奔避，時有比國夫婦二人，各抱小兒，（一年約四五歲，一年約二三歲）極形恐怖，屋外砲聲隆隆，余卽語彼夫婦曰，余等爲戰事工作而來，不得已而留此，但君等何以尙居此險地，不速離耶？乃夫若婦以法語答曰：囊窶空虛，何以遁爲，身無分文，卽出亡亦將俄死。言語悽惻，若不勝其唏噓也者。

某月，余隊所駐地點，距離比國火車站甚近，（其時期及地點，曾有記錄，因一二八開北之戰遺失）敵人每逢午夜後，常用大砲轟炸車站，所幸無一擊中者，敵機亦時來投彈，故每夜余被驚醒者必數次，日間服務辛苦，夜間又不得安睡，此種困苦生活，實非身居局外者所能想像萬一。

某晚二時，一彈正落在余睡幕之後，頓時炸成大洞，面積巨大如桌，余被驚醒，過身如覆重物，蓋爲實彈炸力，震動泥土塌下所致，所幸余隊均睡於地下，當時預將睡處掘土甚深，上面覆以帳幕，以避風雨，因此砲彈炸裂碎片散佈全營，故一無死傷者，隊長梅克余倫（MacFarlane）爲一熱心天主教徒，據其侍從云，彼聞砲彈炸裂聲後，卽起身跪地禱告，然後奔至余處慰問，余死裏得生，實爲萬

幸，倘該彈正落在余幕中時，余必被炸成盡粉矣。

一九一八年三月間，余隊駐在比境之爾能漢斯脫（Reninghelat）時，適爲月之十六夜間，余疲極熟睡，好夢正甜，忽被落在營外之砲彈聲所驚醒，立即起床出營，繼又聞砲彈落地聲，亟盡力奔逃，待抵距離數英里之英軍青年會時，猶聞砲聲不絕，乃復向前奔，其手中僅攜一絨毯，月明如晝，更深夜寒，但聞犬吠之聲，不絕於耳，此情此景，淒慘欲絕，一路飛奔，仍不稍懈，人雖疲勞，竟忘其苦，後幸覓得空屋一小間，入內安睡，以天氣嚴寒，終不得合眼，乃起身回營，奔至半途，遙見工人絡繹於途，時正午夜後二小時也，據同伴云，敵人仍用砲轟營前之木工廠，恐已燬矣，余乃隨隊而行，尋得草墩一所，疲極而睡，僅數小時，東方已白，再回營中，已八句鐘矣。

一七 砲轟機炸

次夜同事戴君，約往巴斯察波（Boaschope）居住，（在比法二國間之一小鎮，）據云，彼有女友（比人）名球孟（Fermine）者，（余曾晤及）已由伊波斯城（Elhales）遷往彼地以避危險，現借宿法籍人民家中，該法人僅有一子，以身許國，作戰於韋爾頓（Verdun），沿途步行相談，不覺已抵該女友家，戴即高聲叩門，其時適值深夜，彼女友已早入睡鄉，嗣爲叩門聲所驚醒，乃出外開門，立談少許，該女友即領導余二人至另一法人家寄宿，余與戴君同睡，甚覺舒適，迄今回思當夜之安睡情況，可謂余在法最舒適之一夜。耐睡至晨，余二人乃相偕回營，時余隊仍工作於營前之木工廠中，忽一敵彈飛落廠中，余立時出廠，余即通知營中隊長，正在出廠之際，忽又飛來一彈，落在余之近旁，幸未爆炸，迫見隊長囑余鎮靜毋恐，並謂余曰：「避彈之法，最好臥伏壕溝內，或有掩避之處，緣敵彈倘正落在身旁，實無幸免之理，即落在丈餘外，或再稍遠，則砲彈爆裂後之鐵皮及被彈力轟起

之石塊，亦足以喪生命。」余聞而頷之，行至營外，見各工人正向各處奔逃，秩序大亂，余亦偕同前奔。此時余儕四週，均有砲彈落地，危險萬狀，然砲彈無情，安可不避，各工人見余，亦均追隨余後奔避，至日中已離數英里之遙，時各人飢腸轆轆，余乃為彼等購買咖啡，藉以解渴，不料法人竟拒絕出售，余卽用法語盡力解釋誤會，始允出售，除購咖啡外，並購大麵包十枚，每枚約計二佛郎，以分饜四十餘工胞，又請比國居民，特為彼等煮咖啡茶，工人對余，均甚感激，蓋歐戰時之比、法二國，食物甚感缺乏，因軍民二界，食物均有定額，所謂有錢即可購物之一語，實不適用於此時矣，是晚工人露天席地而睡，余則借宿於比國民家。

余隊在法，雖屢受砲轟機炸之虛驚，然始終無一人受傷，實為幸事，但他隊則不然。某晚，深夜間，有一砲彈正落五十二隊之一帳幕中，炸死全幕工人十四名，幕中尚有一人，適往如廁，因免於難，某日，午飯後，四十八隊正在列隊，以備出發工作時，忽一砲彈直落隊中，隊中工人多名，當即炸斃，譯員一人亦受重傷，翌日，余時往該隊慰問，見各工人及官員，雙眼紅腫，均極傷心，余亦為之淚下，又一日，余在愛亞 (Aire) 之地，曾與二十六隊譯員，談及彼隊所遇之危險，據云，彼隊在頓克 (Dunkirk)

工作時，敵人常用飛機擲彈及用水陸大砲轟炸，死傷甚多，慘不忍言。

念吾華人，爲求生計而來歐，其不幸者，或死於病，或死於彈，欲求生活而反喪失其生命，夫豈余輩初料所及哉？余等在歐，日夜思慮者，除想協助克服強敵者外，卽爲吾身能否安全回返祖國一問題，自念苟能一旦安抵故里，得再與家人戚友等，重行敘晤，於願亦良足矣，各人身處危險時期之感，想莫不如此，人非木石，誰能無情？萬里他鄉，不知何日始能重見故國河山也。

華工來歐前，曾與英招工局，訂有合同，載明在鐵路、道路、船塢、礦廠等處工作，今在比、法二國，被派至戰線工作，實非諸工胞所料及者，但既已來歐，亦無可奈何，遇危急時，惟有一方設法避免，一方請求工團司令，遷居安全地帶而已。

然在歐戰期間，華工不幸而死於危險者，約計二千餘人，受傷及患重病死者，尙不在內，法政府特在老愛兒地方，闢地以葬華工，爲留永久之紀念。黃土一抔，魂歸異國，傷哉！

吾華工雖常處於危險境遇中，然遇戰事緊急時，仍冒險而勤於工作，雖爲聯軍出力，實亦爲祖國爭光。華工在歐戰中，獲得勞績，亦可爲我民族吐氣矣。

一八 華工勞績

一九一八年三月，德軍施總攻擊時，英法聯軍之陣線，非常危險，如白龍、加來各埠及法國北部，皆有朝不保暮之勢，幸吾華工在後方，日夜挖掘戰壕，輸運子彈，故聯軍得以憑藉防守，平均每一英兵，每日能掘戰壕一百二十尺，而華工則倍之，我同胞以耐勞苦著稱，此可謂歐戰史上我華工助戰之極大成績也。其餘如修理田克砲車，製造飛機，修繕軍用鐵道及汽車道路，建築野戰病院，或在船塢上下船貨，搬運子彈食物，以供英軍之用，無不勤奮異常，為英軍官所讚揚，當敵人施總攻擊時，前線需用軍火及食料，急如星火，於是華工分為日夜二班工作，晚班每於下午六時，列隊出發，直至次日五時停工，辛苦萬狀，故因此患病者甚多，於是總部特許每日百分之十休息在營，並准許在營之四週一英里半內，在下午二時至四時間，由工頭率領出外散步，藉以運動身體，較之以前一出大門即須受罰，優待多矣。

余隊所有工作，與其他各隊無甚區別，惟一九一八年春間，大戰正殷時，協約聯軍二方面每日死於大砲、炸彈、地雷等種種之殺人利器者，擲髮難數，故余隊及鄰隊之工作，即轉而爲埋葬戰死之軍士及官員之工作，吾華工將無數毛毯包裹戰士之屍身，（不用棺木）一一埋之於地穴，埋葬時僅由天主教神父或耶穌教牧師，行一簡單之教會葬儀，費時僅數分鐘，葬畢覆以泥土，插一十字形之木架，姓名死期，一一爲之載明，此情此景，不禁爲之目瞠心傷焉，然於吾華工之因傷或病致死者，埋葬時遵照華俗，一律用棺，足見英政府亦重視吾國數千年相傳之葬禮也。

一九 戰地青年會

戰地生活，枯燥異常，耳所聞者，槍砲轟炸聲也，目所見者，各種殺人利器也。然欲調節戰地生活，則有法，比女子所開設咖啡店於各戰地，然亦不足供軍人之消遣及娛樂；是以英國救世軍隊，有見及此，特在戰地開闢會所，招待軍人，而法政府並專爲其軍隊，備有影片戲劇等等，以供娛樂。法之著名伶人及歌唱大家，均欣然擔任服務，甚受彼輩之歡迎；因軍人年齡皆在十八左右，均屬青年，得此調節，自足以增進其興奮也。回顧我華工，十之八九，既不能閱讀書報，又無正當娛樂之可言，且偶或出外散步、遊玩，又不准入比、法人所設之咖啡店。（英軍令二七四五號禁止各有色工人入內）故我華工生活之單調，不堪勝言，乃有藉賭博，暫爲工餘唯一之娛樂者，是不可以爲訓。但至一九一八年，始有華工青年會之設立，幹事人員各國皆有，如英、美、法、丹、瑞、華等國人士，均係義務職，然吾國幹事，居其多數，大半爲英、美之留學生，如蔣廷黻、李權時、全紹文、陳湘濤、陳立廷、王正序、程其保、王志仁、

梅景周、吳維德、全紹武、傅葆琛、溫萬慶、鄭道儒、鄺光林、林鳳岐、鍾寶璣、舒鴻等是。彼等半途輟學往歐爲同胞服務，實行其博愛主義，至足欽佩。該會一切用費，大都捐自英、美兩國，計建造六十會所，所中一切佈置，共費英金七萬磅，會中事業，注重教育、娛樂及宗教。教育方面，設有英、法、文、算術、歷史、地理及國文班，並演講時事、西方風俗、及戰時常識，娛樂則有電影、演講、足球、弈棋、拳術、蓋香機等。此外又由該會編刊華工週報，藉以互通消息，聯絡情感，主編者爲傅若愚、陸士寅、晏陽初諸幹事，並組設小商舖，以便工人之購物，每逢星期，宣講教道，開設查經班，使得宗教上之認識，心靈上之安慰，並又特編六百漢字，以便工人易於識字實用，余隊工人自願加入研讀此六百漢字者，計有一百三十人，讀地理、算術者，約六十人。自該會創設後，一班華工在青年會訓導之下，非但知識得以增進，且生活亦感興趣，對於賭博，咸覺無益而乏味，竟收絕對不犯之效果，此亦提倡正當娛樂，有以使然。中國社會上正當娛樂提倡之不可緩也明矣。

二〇 愛國熱忱

華工之在祖國，國人皆以下等階級視之，歐洲白人亦以苦力呼之，然華工愛國之心，實未嘗較受有高等教育者稍遜，余爲此言，實非虛語，謹以事實，以證予言之不謬。

某隊有一華工，不惜將二年之積蓄，悉數交於王正廷代表，（王氏當時適爲巴黎和會中國代表）請資助最有利於吾國者，其愛國心可見一斑。

歐戰停止後，在比國之英軍人，某日，特開國際大運動會，並請各華工隊加入，計吾華工隊前往參加者，共有十二隊之多，約共六千人，待抵場地，僅見各國國旗飄颺空際，獨無吾國國旗，各華工於非常憤怒之下，立即退出會場，各自回營，當時譯員夏君奇峯及予之親戚楊君永經，均在場目睹此愛國舉動者也。

當凡爾賽舉行和會時，美國大總統威爾遜赴歐出席和會，輪抵法國勒哈佛爾（Le Havre）

(係法國西部海港)時，我華工隊曾派代表多人，整隊至該處歡迎，予威爾遜氏一極良之印象；當和會未開時，日本四處活動，主張中日直接解決山東問題，並迫我代表承認日本承繼戰前德國在華一切權利，我華工隊聞之大憤，曾派代表致書，並贈一手槍於陸徵祥，書云：「苟簽字承諾日本之要求，請卽以此槍自裁，否則吾輩必置爾於死地……」陸君於是未敢簽字承諾。凡此種種亦可見吾華工愛國之熱忱矣。

二二 可歌可泣

中國之參戰雖未曾直接出兵助戰，（惟一九一八年九月，曾派兵若干，至海參威協助捷克軍而已）然不無有幾分實力之贊助者，厥爲華工，此人所共知者也。但若輩雖爲華工，尙有令人聞之可歌可泣者，此爲人所不盡知，然亦爲國人所不可不知者也。聊紀一二，以告國人。

新婚遙怨 一九一八年中秋日，（在歐每年英政府特准放假三天，即端午、中秋、舊歷新年，各一天）一百二十隊中，有一年約二十歲工人，自經於營舍之廚房內，平時常有人聞其自言自語曰：三年太久，三年太久，（凡赴法工人簽有合同，三年爲期）此或爲其自殺之原因，按該工人，爲一新婚之青年。婚後僅數日，卽行離國，待抵法地，始悉英人招工赴法，目的爲在歐戰服務，非一時所能回國，且爲合同所束縛，若欲私自逃歸，既不識途徑，且囊無川資，佳節已屆，遙望家鄉，苟得團聚天倫，何等快樂，而今孑然一身，飄流海外，回國之日，杳杳無期，思念至此，惟求一死爲快，因此自萌短見，遂犧牲

一生幸福矣。

游子思親 五十八隊中有一監工某，當彼在中國啓程後，伊妻即吞服嗎啡自盡，先是某念國內無法生活，故急急赴法謀生。伊妻百般苦勸，終不置聽，氣憤之極，即行自殺，迨該工頭在法接得此項噩耗，急欲回國，未蒙准許，彼自念既不能歸，家中尚有老母，乏人照顧，於是懇切哀求，終不見允，悔恨之餘，徒嘆不聽妻言，致失行動自由，因之神經錯亂，致病瘋狂，卒被送至老愛兒瘋人院拘禁，良可憫矣。

念子殉生 一九一八年七月之某日，余隊有一年老之工人，年約五十許，忽被救護車由廠送回營中，待軍醫到營，聞其眼已不能動，撫其身已失知覺，二小時即死，其致死原因，爲中暑病。按該工人，是日午飯後，大飲冰水，復仰臥於烈日之下，待醒後即行大吐，頃刻間，人已昏迷，卒致不起。至該工人赴法唯一之目的，在希望尋覓其愛子，一俟尋獲後，即同行回國，不料愛子未獲，而渠竟先赴黃泉矣。傷哉！

二二一 華工豔事

華工在法娶法女事，在英募華工隊中，未有所聞，然與法女由認識而交友者，亦間有所聞，惟在法華工隊內，華工娶法婦生子女者，不在少數，法募華工，大半係機工，所入多倍於英募之華工，且其日常起居生活，自由較多，又加接近法女工之機會更多，彼等與法女，雙方因好奇之心，始而生熱趣，繼而生情感，及情感日深，於是每多由愛情而結婚，但其後因華工之娶法女者日衆，因此引起法政府之注意，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日，法國內務總長鮑慕司爲華工與法婦聯婚事，有黃禍通告，略謂「華工皆多苦力，家境貧寒，飲食起居，不堪言狀，吾大法國之婦女，何不嫁與凱旋之法國兵士，而欲與黃種苦力聯婚，殊失吾強國名譽，望法國貴女，速起反對，以免日後黃禍之發生。」但大戰時，法國甚感男子之缺乏，大半壯男，或死於戰，或受重傷，亦成廢人，女子因不參戰，故死傷究屬少數，因此全國人口，女多於男，倘法政府堅持每一法女須嫁法人，勢所不能，此通告因不顧當時之實況，

竟亦無補於事，然法女究非無識者，既見政府之通告，咸有戒心，凡嫁華人，其唯一條件，爲不使其離國，而華工因謀生計故，亦願久留法國，以隨法婦人而生活也。可慨！可慨！

大戰期間，所有男子，既均赴前方作戰，故留於戰線後方者，除從事軍事工作者外，當然僅有年老之男女，妙齡之女子，與殘廢及小兒而已。依照戰時軍人休息定律，兵士作戰九個月，可回家休養一星期，然終因前線緊急，軍士多有連戰三年，未得請假回里者，其最不幸者，戰死於前線，或受傷而死於醫院，終不得一歸家鄉，因此戰時之法國女子，未嫁者多不得與本國人成爲情侶，已嫁者，有送別良人赴戰線後，數年間未獲一晤，卽幸得一晤，其後亦有難以重逢者，彼姝者子，頓感懷春，於是法女，因前途暗淡，甚覺獨身之無聊，漸致不耐寂寞而恣行浪漫生活。此皆由萬惡之戰爭，有以造成此當然結果也。

英國法官 Justice Darling 云，戰爭影響於我國人民之德行，數倍於物質上之損失，而尤以養成婦女浪漫行爲尤甚等語，由是觀之，英國雖非直接戰地，然尙如此，況在戰地之法國人民乎？

二二二 民間交際

華工在歐，與西人日有接觸，每日工作，任管理及指導者，皆彼西人，工廠中同伴工作者，均爲比、法兩國人，工人出外購物，或遊覽時，相過從者，皆比、法士女也，法之各地及比境佛萊特斯（Flandres），隨處見有華工散居其間，比、法人初遇華工時，似覺詫怪，相處日久，遂不爲異，華工亦然，日久亦習知西人性情，樂與周旋，加之華工抵法不久，能操英、法語者甚多，所談雖不足成語，然能使英、法人聞之明瞭，已屬不易，華工居法有年，工餘之後，常赴比、法人家遊玩，余在比、法人家，曾遇華工多次，彼與主人翁閒談一切，或飲其家之特製啤酒（按法人之飲啤酒，即如吾國人之飲茶，各家全備。）情甚親密，彼注人或男或女，殷勤招待，一無輕視吾苦力之表示，而吾華工舉止有禮，毫無粗魯之態度，華工常取營中所發之香煙，貽贈彼等，蓋比、法人甚喜吸烟，然因戰時限於法定之數額，往往不能如願購吸，工作時，華工每喜與和善之歐人談笑，彼歐人突以爲奇，因普通歐人，於未見華人前，以爲

華人乃不知談諧之民族，今見中國之最低級苦力，尙能嬉戲，一如白人，始悉彼理想中無風趣之華人，並非風雅，我華工以全體而論，在歐所予白人印象甚佳，彼英、法人常言華工，爲世界上最快樂之兒童，由此亦可知彼國人士，對華工之心理得美滿見解矣。

二四 休戰日之狂歡

一日，午前十一句鐘，余輩正在 *Kothen* 油廠工作之時，忽聞教堂鐘聲，工廠汽笛聲，以及廠外歡呼聲與歌唱聲，同時並作，余輩驚問何故，始知敵人業已簽訂休戰條約，戰事從此可以終止矣，此何日也，即余永久不忘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也。是日各地工作，各地戰事，自十一點起，一律停止，余返營午膳後，乃即出外，欲一觀當日法人慶祝休戰之盛況，迨行至街市間，已人山人海，男女老幼，軍士人民，各色人種，混在一起，互相攜手，時或唱歌，時或歡呼；其尤甚者，不顧一切，彼此狂吻，且有法女紛向男子接吻者，以示喜慶之誠意，其尤可異者，在萬人歡呼歌唱之中，竟有哭泣者，此實喜極而溢之表現，亦有念家人之傷亡，由悲痛而號哭者，此情此景，雖覺驚奇，然靜心細思，亦無足異，何也？蓋彼法人久困於凶暴之戰爭中，日夜忍受種種精神及肉體上之痛苦，自不待言，今一旦得獲解除，其情不自禁之快樂，自非言語所可形容，此種種狂歡之狀也。

二五 德國致敗之由

歐戰自一九一四年八月初爆發後，直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始告休戰，計四年零三月之久，在此長久時期中，德國始終未被協約國之一兵一卒侵入寸土，其大屠殺之恐怖戰場，終在法比兩國境內，是德國之乞和，實非軍事上之失敗，乃外交上以及其他方面之種種原因而失敗，爰略述其致敗之由若干點如下：

比利時拒絕假道，歐戰發生前數年，德國已充分預備，故宣戰後，預料在英國未及動員前，德國軍隊可以假道比國，長驅入法，一月之內即可佔領巴黎，則英國必不致加入戰團，而德國勝利唾手可得也。孰知比雖蕞爾小國，不受德國之威脅利誘，對德國之假道，竟堅決拒絕，死力抵抗，實出德國意料之外，德國雖於一星期內完全佔領比國全境，然在此短短七日內，英法兩國以動員時機，竭力預備，從容佈置，故比國之不辭犧牲拒絕假道，實為聯軍勝利之第一功也。

義大利脫盟聯協。歐戰發生前，義大利本爲同盟國之一，經英、法外交家動之以利，乃脫離同盟，而加入協約，此亦爲德國失敗之一大原因也。

潛艇政策之失敗 一九一七年，德國施行潛艇政策，以極少數人與極多數人相拚，以極小之艇與極大之船隻相拚，故其損失小而收效大，以爲聯軍方面之運輸船隻，感犧牲太大，必不敢再航行於海面，則協約方面之後援絕，而糧草斷不能支持，勢必降服無疑也。孰知世界第一之英國海軍，被擊沉之船隻雖多，而製造新船之速度，竟超過被擊沉之數。犧牲雖大，仍得在洋面上往來運輸不絕，初非德國預料所及，吾故曰英國爲歐戰之中堅，協約國之勝利，英國之功最大也。

德國外交之失敗 歐戰爆發時，德國以爲英國不致加入戰團，疏於對英外交，迨至一九一七年實行潛艇政策時，實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爲之，於是素以潔身自守之美國，亦起而加入協約方面，此則完全爲德國外交上之大失敗也。

二六 華工榮譽

常人侈談戰事，往往注重軍隊，及槍砲，飛機等種種利器，以爲戰場取勝之道，端賴乎是。故非有雄壯之軍隊，精製之槍砲及最新式之武器，從何取勝，此種觀念，雖有理由，殊不知後方工作，所關甚大，設對於後方工兵之工作，漠然視之，斷不能有利於戰事。蓋戰無工兵，難操必勝之算。所謂工兵乃軍中之血脈，誠非過言。故歐戰中若無華工自始至終，日夜不間斷之工作，力助聯軍，則聯軍之勝利與否，尙難斷定。前英大元帥歐戰時英遠征軍總司令海格大將 (Sir D. Haig) 曾在英之聖安得烈大學 (St. Andrew's University) 對參戰前線工作之華工讚揚云：「華工在歐，雖飲食起居，遠不如歐人之豐富舒適，然仍能精神奮發，克苦耐勞，其工作效率，余雖不敢斷言完全勝過白人，然至少能與工作最儉之白人相等。」

Our experience with the Chinese labour in France has shown us that in

all classes of routine work, both skilled and unskilled, Chinamen can labour as efficiently, if not more efficiently, than the best European workmen, and with a persistence without rival. They are content with a far smaller wage, accustomed to less food, and expect fewer comforts."

彼中國人大多數皆能如此勤勞，加之地大物博，蘊藏既富，耐勞多力，將來中國勢必有一日與吾白人競爭於世界」云云，其言確有見地，實非過讚，願我大中華民族共勉之。

歐戰後，英、法政府念吾華工有功於戰事，特給每一華工及譯員，參戰獎牌一枚，藉以感謝，吾華工不遠萬里而赴歐參加戰事工作，雖受盡艱辛困苦，能得此獎勵而生回者，亦可以稍自慰安矣。

此次我華工被募而來，乃接替聯軍壯丁，在後方擔任各項工作，若輩壯丁，悉被遣送前方作戰，因此聯軍多募一華工，即可多得一作戰之兵士，而我中國人，勤苦素著，故前後其被英、法招募來歐者，計吾國工人及機匠，約十七萬五千人。分南北兩幫，南幫多浙人，北幫多直、魯、豫人，附屬於駐法、英、國遠征軍者，有十二萬五千人，派往非洲及米波大米者，計有四千人，而為法

政府招雇者，計有四萬人，總共計約十七萬五千人，此十餘萬工人，耐苦勤勞，始終不懈，故頗爲西人所讚譽。若將此種耐苦精神，發揮而光大之，中國其庶幾有焉。

二七 軍犬尋屍

歐戰告終，協聯方面，既已休戰，戰爭工作，當然停止，然戰場凌亂不堪，急需整理，英、法政府乃調各華工隊，任此清理工作，但戰場上未曾爆炸之砲彈及炸彈，遍地皆是，稍一不慎，即遭危險，故戰後工作之危險，實不亞於戰時，例如英所募某隊華工，在比地掘洞置鍋烹茶時，各工人皆環立四周，待飲甚急，不知地下藏有未經爆發之炸彈，未知詳察，忽聞轟然一聲，工人多名，均被炸成齏粉，血肉橫飛，慘烈之狀，目不忍睹。

戰地清理工作，除收拾砲彈、炸彈及鐵絲網等外，尚需發掘英人屍骸以備英人運回遷葬。然戰場廣大，尋覓死屍，亦非易事，乃利用紅十字犬搜尋，此種犬類嗅覺敏捷，如尋覓有得，則狂吠不止，喚起人之注意，俾人可前往起掘，但因戰場廣大之故，清理至數月之久，尙未竣事，亦可見工程之浩大。直至一九一九年十月，余隊方得回國之命令，至是英募各華工隊，乃於清理工作告竣後，完全遣回

矣。(惟法之技術華工，與法政府訂有合同五年。因戰後之法國，建築工程甚屬需要，故多被繼續雇用，從事建設。)華工乘船回國之集合地，爲法之勒哈佛爾 (Le Havre)，該城華工雲集，盛極一時。至回華途程，則仍由大西洋赴坎拿大，而由坎乘船渡太平洋抵中國，此時渡洋之一切情景，自與戰時不同，各人心中既無危險之憂慮，又得安返故里，一種愉快之情狀，喜形於色，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

二八 歸途遭遇

船經坎拿大，大受坎政府不自由之待遇，仍與前赴法經過時無異，當時適有中國政府英顧問福開森（John Ferguson）君，途經坎拿大，自擊此狀，代鳴不平，即在坎報詰責坎拿大政府。茲將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日溫哥城之Daily Colonist報所登載者，譯述如下。中國總統政府政治顧問福開森，返華途經此城，見坎拿大待遇華工，深抱不平。據云：「余深知中國為世界最大之市場，倘坎拿大有意增進在華之商業，而思參與此中國大市場之利益，彼必能改變其對待華人之方針與態度，此輩華工，現由法返國，在法戰地時，曾在戰線後方，從事戰時重要工作，以便有訓練之軍士，得免除其勞役，開往前線，為國作戰，以增加聯軍之戰鬪力，彼等為聯軍出力，故英、法兩國，特許彼等在英、法兩國行動自由，然坎政府則不然，竟在海利發克斯（Halifax）先驅遂經過坎國之二十萬華工出船，置之於火車，橫越坎境，一如鐵籠中之野獸，然後再由車中驅出至柵中，而由柵再驅之上船，

送之回國，如牛、羊，然，敢問坎拿大希望此輩華工返國後，對坎拿大之製造品或坎拿大之出產品，作何等之宣傳，坎國如此待遇華工，豈不知羞辱華工爲可恥乎！

次日溫報（Vancouver Sun），更載有坎拿大斯迪華脫（Brig-Gen. J. W. Stewart）大將發表之談話，而深對坎國政府表示不滿云：「即坎拿大移民律不許華工以自由，然該律未曾禁止坎民或以香烟，或以糖食，款待此輩有功於歐戰者，余之參戰中曾有數萬華工助我工作，深覺彼等天性溫和，冒險從事，毫不推讓，甚得聯軍兵士之友愛，且有多數人竟爲聯軍犧牲其生命者云。」可知公道自在人心，又可知受此不平等之遭遇，亦天之所以策勵吾人，歟？吾同胞其猛省之！

二九 天倫之樂

余覆所乘之船，離坎之溫哥華城後，直駛青島，各人因歸家心切，在船竟不覺時間久長，雖渡太平洋時，略有風浪，亦不覺其苦，甫抵青島，余等下船後，有立即乘車返家者，有須轉輪回里者，各人一旦重歸故土，心中快樂，有非言語所可喻者。余因須換輪，乃宿青島一宵，翌日，始乘輪返申，待舟抵滬埠，急雇車回家，家人驟見余回，驚喜若狂，余亦見祖父母、父母、叔父母、弟妹等，均安好如故，更使余不勝欣慰，蓋當余在歐時，彼此遠隔重洋，思念雖殷，難通款曲，更不知何時可賦歸歎，蓋家人日夜所望者，即爲余得早日平安返家。今果如願以償，久別重逢，團圓之樂，自非楮墨所能描寫者矣。

三〇 歐戰雜感

大戰損失之巨 此次歐洲大戰實爲人類空前未有之大慘劇，其損失之巨，實堪驚人。某報曾例以建築、作財產之計算比較，頗能使人對於歐戰之巨大損失，更多認識，茲特抄錄於左，以供衆覽而有所警惕焉。

「此次歐戰之結果，除兵士死傷三千萬，及人民生命之死傷，精神之耗費不計外，僅以財產損失一項而言，已達美金四千萬萬圓之鉅。如將此款用之於建築房屋，以每所佔地五英畝，每畝價一百元，房屋建造費二千五百元，家具一千元計，建成後，除可容美、坎、奧、英、法、比、德、俄諸國人民居住其中外，尚餘可建二萬人以上之城市，五百萬元之圖書館，及一千萬元之大學各一，再集所餘之另是雜款，以之存入銀行，如以常年五釐計，每年之利息，亦足支付年俸一千元之教員十二萬五千人，看護者十二萬五千人。」

大戰前之準備 一般人民皆視戰前之準備，問題簡單，以為祇須將槍砲飛機等利器，備就後即可作戰，實不知衣食之供給，交通之佈置，戰時運輸之計劃，兵士之訓練，原料如煤、鐵等物之備足，完成一切在在需要充足周密之設計，如何可稱足以應戰，乃一絕大問題，非一朝一夕之事。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日，如歐戰前德人之攻法準備，亦無時或息也。

大戰之科學化 協聯兩方，均以科學先進競稱，故利用科學，從事戰爭，理所當然，德飛機之改進，英坦克之發明，無不藉科學之發達，開殺人之新路，故毒瓦斯死光等等，技術之士，莫不晝夜研究，以期完成殘酷之殺戮為宗旨，或云：「將來之戰爭，不復以爭地爭城為取勝之道，而以殲盡敵人軍隊，消滅敵國軍備，使敵人戰鬥力完全喪失，為戰爭主要目的，」實非過言。

大戰之全民性 我國人民有以戰爭為政府之事，與己漠不相干，故遠離戰地則取旁觀態度，禍延眉睫則出於逃避之一法，對於人民與國家間之關係，淡焉置之。實不知人民利害與戰爭之勝敗，互相聯繫，勝則利，敗則害，此事所當然者也。故歐戰時，彼交戰國人民，其先無不熱烈贊助政府，予以精神物質之協助，舉凡軍器之製造，軍用品之供給，食用之節省，宣傳之普及，在在足以表示彼人

民助戰之熱忱，增加戰力，鼓勵勇氣，實非淺鮮。同盟方面之德國，其所以難於支持而乞和停戰者，係因人民對於彼政府不滿，與食用之發生恐慌，遂羣起革命而反抗之故也。

大戰中之女子 大戰期間，女子所受之痛苦，實不亞於男子，對從事戰爭努力，亦不下於作戰之男子，實可證明男女平等，權利義務亦相等也。當余在歐戰時，感覺最深者，厥為來往客車中所見之婦女幼孩，非傾披黑紗，卽面露髮色，一望而知其若夫若父，已疆場效命，為國捐軀矣，但同時所見者，卽戰線後方，許多工作，凡戰前為男子所擔任者，今大戰時皆以女子代之。如電車、摩托車之駕駛員，郵局之信差，彈藥廠之工人，店舖及公司經理等等，無一非女子任之。蓋戰事發生，向為男子所經營之事業，今已被徵而十室九空，不得不由彼女子起而代之，然工作之成績，亦殊不亞於男子也。

英軍營中，時見服軍裝之少婦，往返不已，若輩即為英政府組織之女子軍，藉以輔佐英軍後方工作，其一種飽滿之精神，竟與軍人無異也。

大戰中之精神 軍士在戰場中雖日處於危險萬分之境，但日常生活秩序井然，卽飲食起居雖與下等動物無異，其耐勞精神，仍始終不懈，而人民則於恐怖、憂慮、缺乏、不安、家破、人亡之中，亦極

力助戰，刻苦度日，一無難色，此種精神有足多者。

忍耐 軍士人民日處危險，境遇困苦，已如上述，然仍時抱樂觀之態度，日常談笑如故，即大戰多日不休，毫無怨色，對於一切痛苦危險，悉持以忍耐之心，

服從 戰時軍令森嚴，長官命令，不得違抗批評，蓋軍令重在絕對服從，故戰時之徵募新兵命令，人民均無異言，一律加入行伍，如遇人民抗募者，則罰以監禁之罪，但未聞有逃避，冀免軍役者。

合作 彼人民之於政府，隨時隨地，皆合作協助，如政府徵發軍用品，人民儘量供給之，軍糧缺乏，人民自動節省飲食，而補充之，軍隊之間，合作尤甚，蓋稍一散漫，即關全軍生命，例如當一九一八年三月，英之第五軍隊陣線，在阿米恆斯（Amiens）突被德軍衝擊，其危急情狀，實有全軍覆亡之虞，法之福爾斯（Folies）大將，立即率領法之新軍，趕往營救，英軍始得脫險。

勇敢 軍士人民於大戰時，勇敢精神，實足為我人欽仰，尤以凡爾登（Verdun）戰役，最為顯著，當時德全副精力，皆集於此地而為總攻擊，而法亦以全力來相抵禦，卒之德軍之死傷及被俘者竟達三十萬人之多，損失之巨，為開戰以來所罕見，法國因困守死地，損失亦屬不貲，然雙方勇敢之

精神，於此可見一斑矣。

親善 古昔戰爭，苟獲敵犯，殺戮殆盡，至爲殘忍，近代戰爭，較爲文明，所有俘虜，囚之於營，祇使其無自由行動而已。而歐人尙以敵犯所受之待遇，仍不免非常惡劣，然余在大戰時所見者，適爲相反，余隊在一九一九年之九月，曾遷居德犯之英營中，其中洗浴室、盥漱室、廚室、大運動場，等種種設備，甚爲完全，彼敵犯日常生活之舒適，由此可想而知，據云，優待俘虜，自有目的，蓋敵犯一經善待，必有報告，寄往敵國，敵兵閱後，戰場上如遇有確實無法抵抗時，必自願投降，或竟不戰而降。所謂以德服人者此也。

友愛 此次英法所募之華工，雖不足以代表我國之全體民族，但實足代表中國大多數之人民，蓋華工大半均係農人，而農人又佔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華工之在歐，同胞間患難相共，即對於彼邦人士，如有困難之處，亦莫不盡力救助，茲略引事實一二，以資左證。

一九一八年三月某日，余目睹英兵五十名左右，精神疲乏，飢餓垂斃，由前線歸來，經過余隊時，向我營中華工乞食，我華工人雖因當時全法食物缺乏，糧類業已減少，每一麵包，十人分食，然華工

博愛心重，自願節食，分贈飢餓之英兵。一九一八年春間，大戰正屬劇烈，當敵兵大舉進攻時，各工程隊，均已遷出險地，但我華工仍有不顧危險，與英兵朝夕相處，助其煮飯等工作，吾華工友愛之精神，於此可見一斑。

大戰中所得之教訓 一般主張和平主義者，輒以戰爭爲酷殘，摧文化，蕩民居，故有起而提倡解除或減少世界各國軍備，以實行世界和平者。此種論調，似是實非，蓋欲維持和平，惟有日常備戰，雖我不犯人，但一旦人欲犯我，其將奈何，故余敢言世界一日不滅，戰爭亦一日不止，美之威爾遜氏，曾倡言以戰爭停止戰爭，作爲歐戰最大之目的，雖不免過於崇拜戰神，蔑視和平，但際此世界戰雲漫瀾之時，列強野心日亟之秋，我人爲自衛而備戰，爲禦侮而備戰，爲保存民族而備戰，爲公理人道而備戰，顯非不當，蓋守土爭存，捨死抗敵，爲世界和平國際信約而戰，誰云不宜，願我國人，速起圖之，其毋忽焉。